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二十九

上元程廷祚撰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正義 伊川程子曰豐之時人民之繁庶事物之殷盛治之豈易周爲可憂慮宜如日中之盛明廣照无所不及然後无憂也

何氏元子曰豐有憂道焉而云勿憂蓋於此有道焉可不必憂也其道安在亦曰致豐之本即保豐之道何以致豐離明主之而震動將之也宜常如日之方中使其明无所不及則幽隱畢照斯可永保夫豐亨矣

辨正　愚案宜日中一說以為盛明廣照一說以為過盛當衰然觀彖辭傳宜日中宜照天下也則前說為優至日中則昃乃別意

通論平菴項氏曰豐卦皆以明為主故下三爻皆明而无咎上三爻皆暗以能求明為吉不能求為凶此所以宜日中也

雲峯胡氏曰豐之大有亨道焉大則必通也亦有憂道焉大則可憂也不必過于憂如日之中斯可矣泰晉夬家人升皆曰勿恤此曰勿憂皆當極盛之時常人所不憂而聖人所深憂其辭曰勿憂深切之辭非謂无憂也

餘論
兼山郭氏曰豐者盛大之名盛大所以亨然物極盛大者憂必將至日過中則昃豐過盛則衰聖人欲持滿以中故言宜日中

紫陽朱子曰豐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故其占有亨道焉然王者至此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為徒憂无益但能守常不至于過盛則可矣故戒以勿憂宜日中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

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正義伊川程子曰豐者盛大之義離明而震動明動相資而成豐大也王者有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極天下之大也故豐大之道唯王者能致之所有既大其保之治之之道亦當大也故王者之所尚至大也所有既廣所治既衆當憂慮其不能周及宜如日中之盛明普照天下无所不至則可勿憂矣如是

然後能保其豐大保其豐大豈小才小知之所能也既言豐盛之至復言其難常以爲誠也日中極盛則當昃䀹月既盈滿則有虧闕天地之盈虛尚與時消息況人與鬼神乎盈虛謂盛衰消息謂進退天地之運亦隨時進退也鬼神謂造化之迹于萬物盛衰可見其消息也于豐盛之時而爲此誠欲其守中不至過盛處豐之道豈易言哉

折中曰案以明而動所以致豐可見處豐者之必明也

卦爻之義皆欲其明而防其昏故傳先發此義以示

玩辭之要

愚案日中則昃以下乃言盛極當衰以明可憂之意

日中不與彖辭日中同舊解謂日當中而又不可

過中曲説也

附論

紫陽朱子曰豐卦彖許多言語其實只在日中則昃

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數語上言盛已極

常須謹謹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得不然便是偃仆

傾壊了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正義衡水孔氏曰斷決獄訟須得虛實之情致用刑罰必得輕重之中若動而不明則淫濫斯及故君子象于此卦而折獄致刑

伊川程子曰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二體相合故云皆至明動相資成豐之象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者必照其情實唯明克允致刑

者以威于姦惡唯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

象以折獄致刑也

漢上朱氏曰電明照也所以折獄雷威怒也所以致

刑

通論 東坡蘇氏曰傳曰為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故易

至于雷電相遇則必及刑獄取其明以動也至于

離與艮相遇曰无折獄无留獄取其明以止也

紫陽朱子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

此未有犯威人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勑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于上必有過錯也故云折獄致刑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正義瞿唐來氏曰十日為旬言初之豐以一月論已一旬也正豐之時也

辨正愚案旬者日數之極以喻明也卦義所重在明故彖辭言宜日中而中三爻皆以日中取象則取象于

旬之義可知舊說以旬訓均實所未觧初九居豐之始物方来合配者合也配主物之方来而主合于我也物既来合則宜照之以明且雖極其明而无害故曰雖旬无咎如是則物得其所歸而可以成其豐矣故曰往有尚

通論東坡蘇氏曰豐之患常在于闇故爻皆以明闇為吉凶初九六二九三三者皆離也而有明德者也九四六五上六則所謂豐而闇者也案此說是

存疑山陽王氏曰處豐之初其配在四以陽適陽以明之動能相光大者也旬均也雖均无咎往有尚也初四俱陽爻故曰均也

紫陽朱子曰配主謂四旬均也謂皆陽也當豐之時明動相資故初九之遇九四雖皆陽剛而其占如此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辨正愚案旬者以明徧照之意處豐之初天下方來合于

我而我之明未能徧照則不能使人各得其欲而不足以為豐然所謂徧照者實非有加于明之外也倘逞私意而有加于明之外則物反不能安而生其疑貳亦非所以為豐矣故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諸說以旬為盈滿之意以過旬災為日中則昃于豐本重明之義不合然察察以為明者亦可謂之過旬則其義亦未嘗不相通矣

存疑

劉氏長民曰旬數之極也猶日之中也言无咎者謂

初未至中猶可進也若進而過中則災故象稱過旬災也

安定胡氏曰言雖居豐盈之時可以无咎若過于盈滿則必有傾覆之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辨正愚案此爻明體而掩于內有用晦之意故其象為豐其蔀日中見斗也用晦雖亦道之所有而豐之時則宜于明二之所為如此欲天下信而從之得乎

故曰往得疑疾二之居中固有孚信苟能發而用之則其明也皆其誠也誠則能動无往而不吉矣

通論 進齋徐氏曰卦言宜日中以下體言之則二為中以一卦言之則三四為中故二三四皆言日中

存疑 紫陽朱子曰六二居豐之時為離之主至明者也而上應六五之柔暗故為豐蔀見斗之象蔀障蔽也大其障蔽故日中而昏也往而從之則昏暗之主必反見疑唯在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則吉戒占者

宜如是也虛中有孚之象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辨正　愚案信以發志言志之所發一本于信誠至而明生矣

九二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正義　紫陽朱子曰沛一作旆謂幡幔也其蔽甚于蔀矣沬小星也

辨正　愚案九三離體之終明微暗盛暗盛故為豐其沛之

象明微故為日中見沬之象豐之時非盛明不可用若九三之微明亦難以及物矣强而行之必滋禍敗折其右肱无咎言當自安于无所作為而與時休息也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辨正 愚案豐之時所事者大故曰大事其明已衰則不可大事矣終不可用深戒之之辭

存異 伊川程子曰三應于上上應而无位陰柔无勢力而

處極終其可共濟大事乎既无所賴如右肱之折終不可用矣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辨正　愚案九四上有二陰為其所蔽豐其蔀日中見斗其暗甚矣斯時而有破其暗發其明者則吉夷之為言傷也夷主主于破我之暗發我之明者也傷我而乃以益我所謂良藥苦口利于病也為陰柔所蔽以至昏暗者四也夷主亦四也為動體之主而

能用其剛德以勝當前之柔暗即所謂夷主也易之取象其不可方物如此

存疑 紫陽朱子曰象與六二同夷等夷也謂初九也其占為當豐而遇暗主下就同德則吉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辨正 郭氏京曰遇其夷主吉志行也脫志字小象皆先舉爻辭後以義結遇其夷主吉既是爻辭行之一字

亦未成義案睽卦初四俱陽爻小象曰志行也比例詳義足見其脫

愚案四為動體之主而蔽于柔暗故曰位不當也能奮其剛德以勝柔暗則志行而吉矣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正義 紫陽朱子曰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而吉矣

愚案六五柔中之德體雖不足于明而能以天下之

明為用故曰來章象辭所謂王假之宜日中者此
爻應之慶譽福至而身安也譽訓安非名譽之譽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餘論伊川程子曰其所謂吉者可以有慶福及于天下也
人君雖柔暗若能用賢才則可以為天下之福唯
患不能耳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正義紫陽朱子曰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

也故為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无人不覿亦言障蔽之深其凶甚矣

愚案上六好動不已自詡高明而示人以不可測其意欲障天下之耳目而不知皆所以自障也窮大而失其居所謂過旬災也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户闃其无人自藏也

辨正

愚案天際翔言自處之高亢也自藏言藏形之深秘也皆示人不測之意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正義 紫陽朱子曰旅羇旅也山止于下火炎于上為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為旅以六五得中于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艮止而離麗于明故其占可以小亨而能守其旅之貞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不可須臾離也

辨正 愚案旅之為卦借羇旅之事而言人之當審所寄託

也曰小亨曰貞吉所包者大觀彖傳自明舊說專以旅言旅今姑仍之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辨正 愚案彖傳發明以人道託乎天德剛也明也皆天德也外卦柔順乎剛全卦止麗乎明皆託乎天德之象也順乎剛則亨麗乎明則正故曰旅小亨旅貞吉也人而知以天德為託則託乎物而得其亨且

正不待言矣旅之時義大矣哉謂言旅而不止于旅也觀易象者知之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正義衡水孔氏曰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為旅象又上下二體艮止離明故君子象此以明察審慎用刑而不稽留獄訟

中溪張氏曰明則无遁情慎則无濫罰明慎既盡斷決隨之聖人取象于旅正恐其留獄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正義 伊川程子曰六以陰柔在旅之時處于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汙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无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瑣瑣猥細之狀

辨正 愚案初六柔暗處于極下是甘居下流而以卑汙茍賤為託身之所矣所以為旅瑣瑣也災咎之至自取之爾此與舊說稍異後放此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辨正 愚案窮如窮理之窮言其志在與災禍相尋非无因而至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正義 紫陽朱子曰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无欺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辨正 愚案旅即次言安其所舍而不動也懷其資言置其

所有而不用也其若是者惟以欲託乎剛德而止故曰得童僕貞童僕託于人而止者也六二柔中得止之正即得旅之正矣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正義山陽王氏曰既得童僕然後即次懐資皆无所失故終无尤

伊川程子曰羈旅之人所頼者童僕也既得童僕之忠貞終无尤悔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正義 伊川程子曰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三剛而不中又居下體之上與艮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高至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于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失所安也過剛則暴下故喪其童僕之貞信如此則危厲之道也

辨正 愚案卦中三陽爻皆不吉葢旅之為義取柔順乎剛而剛宜自立不可以言順九三有无所容而強欲

止之象故于所次則焚于所託則喪危之至也喪其童僕即无所止之義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辨正　愚案三巳非剛位又以旅而止无自立之地故可傷也又三為艮卦之主下二陰爻皆有所託故為以旅與下而已獨无所託故為喪其童僕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辨正　愚案三之焚次喪僕以非剛位而止不得其所也四

亦非剛位而不得附麗之正旅者不常之名處者居也資斧者剛之象也旅于處有所居而不常則雖有剛德而弗為我用故不快于心也本卦以柔順剛為義故四之象如此

存疑

紫陽朱子曰以陽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故其象占如此然非其正位又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其心有所不快也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辨正愚案未得位言四有剛徳而居之不常以非其位之故則有剛而无剛終不快于心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辨正愚案此爻正所謂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者也雉耿介之鳥以喻剛也一矢謂柔也順乎剛則不見有柔故曰射雉一矢亡然柔雖若不見而實得其所託柔之命自是而安矣故曰終以譽命譽安也非名譽之譽虞仲翔曰五變成乾體矢動雉飛雉象不見故一矢亡說象甚妙

存疑　紫陽朱子曰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為離之主故得此爻者為射雉之象雖不无亡矢之費而所喪不多終有譽命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辨正　愚案命出于天柔能順剛是上而與天德相及乃所以安其命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正義　伊川程子曰鳥飛騰處高者也上九剛不中而處最

高又離體其亢可知故取鳥象巢鳥所安止焚其巢失其所安无所止也在離上為焚象陽剛自處于至高始快其意故先笑既而失安莫與故號咷輕易以喪其順德所以凶也牛順物喪牛于易謂忽易以失其順也離火性上為躁易之象

通論

童溪王氏曰上九之視九三尤為剛亢者也凡物棲高處亢而寄諸危地者鳥之巢是也故旅之上取以為象夫高極必危離火有焚象也故曰鳥焚其

巢先笑謂喜居物上也後號咷謂巢焚之故也夫牛順物也旅道以柔順謙下為本上九喪其至順之德此所以凶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愚案莫之聞猶所謂其亡忽焉者非不自聞知也

大易擇言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大易擇言卷三十三至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　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張山菊

大易擇言卷三十

上元程廷祚　撰

巽下
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紫陽朱子曰巽入也陰為主故其占為小亨以陰從陽故又利有所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曰利見大人也

辨正

愚案巽為陰來從陽之卦陰既從陽而猶曰小亨者巽之一陰初至于此而未為深入故也既有亨之理則理達分定而行无所滯故曰利有攸往且陰已至于此則宜益進而從乎陽故又曰利見大人聖人于柔之初順于剛而辭意周密如此○經中大小對舉有分指陰陽而言者泰否是也若獨言小者則少之之辭小亨以為柔亨者亦未確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

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正義 會稽虞氏曰剛中正謂五也 此說確

漢上朱氏曰剛巽乎中正則所施當乎人心是以志行乎上下柔皆順乎剛則物无違者大人者九五剛巽乎中正者也

辨正 愚案巽乃經卦所重取義于順乎天德其用甚大不宜僅為發號施令之事彖傳以申命三字必因大象之文而誤衍或重巽之下仍有他闕文亦不可

知舊說相承殊爲訛舛○凡柔貴從剛剛貴中正此全易之要指而巽卦以一陰初順乎陽如臣之得主女之于歸柔之道得矣而重巽之卦有柔皆順剛之象剛居九五又有巽乎中正之象故彖傳因而備言之實則巽義所重在柔而經之利有攸往亦指柔而言也剛巽乎中正雖彖象所有而此句乃孔子補出然巽之理亦于是始備云爾○或曰凡卦之有巽者多言文教風俗之事何也曰此

見于大象如小畜觀姤諸卦皆因巽之取象于風而設而彖辭爻辭不言不可援彼以附會申命之文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正義 安定胡氏曰巽之體上下皆巽如風之入物无所不至无所不順故曰隨風巽君子法此巽風之象以申其命行其事于天下无有不至而无有不順者也

伊川程子曰風兩相重隨風也隨相繼之意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意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建安邱氏曰風隨風而不逆此重巽之象也○又曰申命者所以致其戒于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踐其言于申命之後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辨正

愚案初六一爻柔始從剛者也内懷猶豫故為進退之象夫從善不果而欲我有是善未之聞也武人斷而敢為以是決之則不患其猶豫矣故曰利武人之貞舊解未確

存疑

紫陽朱子曰初以陰居下為巽之主卑巽之過故為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其宜矣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進退不知所安者其志疑懼也利用武人之剛貞以立其志則其志治也治謂修立也

汴水趙氏曰志疑而不決故進退靡定志治而不亂故決于行

愚案心有主而後不亂知陽德之必當從是之謂志治矣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辨正 愚案巽卦以柔爻為主故初與四不言巽不待言也

二三與上言巽明剛亦有巽也五不言巽剛之巽至此極也○二處下卦之中能厚自貶損以行巽故為巽在牀下之象用史巫紛若非禱祀之謂言盡其誠以奉己之神明則吾心之剛德不至于出入之无時而清明在躬矣剛之巽如此其吉且无咎理之必然也

存疑

紫陽朱子曰二以陽處隂而居下有不安之意然當巽之時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其占

為能過于巽而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則可以吉而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正義　白雲郭氏曰二有剛中之德能行巽之道是其所以无咎也

九三頻巽吝

正義　紫陽朱子曰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為屢失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汴水趙氏曰頻巽者既巽復巽猶頻復也

愚案下體之巽方終而上體之巽復至故有頻巽之象巽而頻焉則其得失初無定據而剛德之在我者危矣吝之道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辨正 愚案志窮謂剛不足也所以巽之者非其道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正義 山陽王氏曰三品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

卮

辨正

愚案六四以柔從剛無復疑貳非初之比悔亡言初之進退不能无悔而此則已亡之也田者以人從禽之名順而後獲者也六四之順乎剛如此其所獲不已多乎舊解未確

餘論

雲峯胡氏曰田武事也初利武人之貞四之田獲用武而有功者也

愚案以武事喻巽皆策陰柔以用力從剛之意

存疑 紫陽朱子曰隂柔无應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以隂居隂處上之下故得悔亡而又為卜田之吉占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辨正 愚案九五所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貞吉悔亡无不利極言以贊之之辭其故皆于下文見之葢剛之弊在好為天下先而巽為不果其究又為躁卦

惟九五以至剛之德巽乎中正則无過與不及而悉協于時措之宜无初是不為天下先而失之躁也有終則德足以持久而不失之不果也先庚三日起于丁戊已而不及甲乙丙申无初之義言事之未至不敢先也後庚三日歷辛壬而盡于癸甲有終之義言事之已至不敢不及也其權度精審而從容不迫如此非盡乎巽之極則者不能又言吉者所以深贊之也九卦所稱巽體之美蓋皆從

此文出他不足以當之也舊解未盡其藴先庚後庚之説亦不可從○无初初爻隂也有終三爻陽也五得其中故爲此象

存疑紫陽朱子曰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巽體故有悔以有貞而吉也故得亡其悔而无不利有悔是无初也亡之是有終也庚更也事之變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于其變之時癸所以揆度于其變之後有所變更而得此占者如是則

吉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正中謂无過不及正得其中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正義 山陽王氏曰處巽之極極巽過甚故曰巽在牀下也資斧所以斷者也過巽失正喪所以斷故曰喪其資斧

紫陽朱子曰巽在牀下過于巽者也喪其資斧失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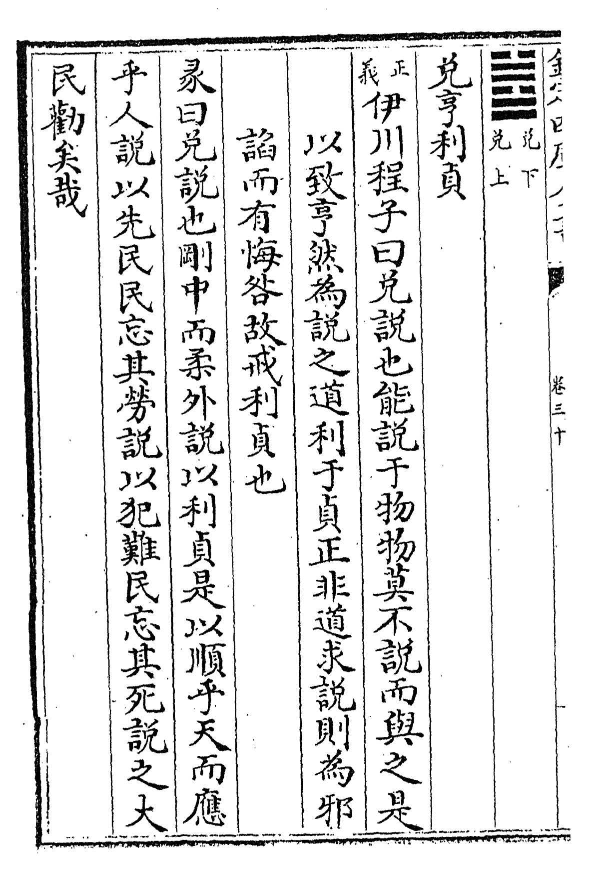
以斷也如是則雖貞亦凶矣居巽之極失其陽剛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正義 紫陽朱子曰正乎凶言必凶按貞凶之解本義自相牴牾

楊氏文源曰巽在牀下居巽之極也天下事惟斷乃成今焉喪其資斧而失所以斷矣无斷則敗可必其凶也

愚案上九處巽之極无所復巽故曰上窮也



☱☱ 兌下 兌上

兌亨利貞

正義 伊川程子曰兌說也能說于物物莫不說而與之是以致亨然為說之道利于貞正非道求說則為邪諂而有悔咎故戒利貞也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正義 伊川程子曰兌之義說也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于陽而為陽所說也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為說而能貞也利貞說之道宜正也卦有剛中之德能貞者也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于民如天地之施感于其心而說服

无斁故以先民則民心説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悦服于義而不恤其死説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之道以人心説服為本故聖人贊其大

辨正　愚案兑之為説以柔有得于剛而致者也因柔外近于邪媚故經曰利貞戒之之辭也輔嗣謂剛中故利貞柔外故説亨其説顛矣

餘論　劉氏長民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柔

外為順剛中為信故得順乎天而應乎人

東萊呂氏曰當適意時而說與處平安時而說皆未足為難惟當勞苦患難而說始見真說聖人以此先之故能使之任勞苦而不辭赴患難而不畏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正義會稽虞氏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兌兩口對故朋友講習也

衡水孔氏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聚居講習道

義相説之盛莫過于此也

伊川程子曰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溢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説莫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説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

象

節齋蔡氏曰講兑象習重兑象

石澗俞氏曰講者講其所未明講多則義理明矣習

者習其所未熟習久則踐履熟矣此朋友講習所以爲有滋益而如兩澤之相麗也若獨學无友則孤陋而寡聞故論語以學之不講爲憂以學而時習爲說以有朋自遠方來爲樂

初九和兌吉

正義節齋蔡氏曰爻位皆剛不比于柔得說之正和而不流者也故吉

瞿唐來氏曰和與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同謂其

所以説者皆性情之正道義之公也

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辨正 愚案説有正有不正初九之和兑一本于剛則人不能疑其非正此其所以吉也

九二孚兑吉悔亡

正義 紫陽朱子曰剛中為孚居隂為悔占者以孚而説則吉而悔亡矣

泉峰龔氏曰九二陽剛得中當説之時以孚信為説

者也已以孚信為說人不得而妄說之所以吉也

辨正 愚案說不本于誠是相要以偽也相要以偽則雖暫有欣喜之情而其後必解體此悔之所以不免也悔非比柔居陰之謂

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辨正 愚案剛中之志自足取信于人非徒說者故曰信志也

六三來兑凶

正義 山陽王氏曰以陰柔之質履非其位來求説者也非正而求説邪佞者也

伊川程子曰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説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求説也比于在下之陽枉已非道就以求説所以凶也

童溪王氏曰六居兩兌之間一兌既盡一兌復來故曰來兌夫以不正之才居兩兌之間左右逢迎惟以容説為事此小人之失正者故于兌為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正義 梅邊熊氏曰六三位不當居上下二兌之間下兌方終上兌又來說而又說不得其正者也上六引兌

蓋與六三相表裏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正義 紫陽朱子曰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

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象

占如此為戒深矣

慈湖楊氏曰九剛四柔近比六三諛佞之小人心知其非而實樂其柔媚故商度所説去取交戰于胸中而未寧聖人于是勉之曰介然疾惡小人則有喜

辨正

折中曰槩易中疾字皆與喜對故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又曰損其疾使遄有喜以此爻例之則疾者謂疾

病也喜者謂病去也四比于三故曰介疾言介于邪害之間也若安而溺焉則其爲鴆毒大矣惟能商度所說而不以可說者爲安則雖介疾而有喜矣

愚案　折中謂易中疾字皆與喜對誠不可易但舊說並以疾爲疾惡之疾今姑從之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正義　白雲郭氏曰當兌之時處上下之際不妄從說知所擇者也介然自守故能全兌說之喜喜非獨一身

而已終亦有及物之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正義　山陽王氏曰比于上六而與相得處尊正之位不說信乎陽而說信乎陰孚于剝之義也剝之為義小人道長之謂

紫陽朱子曰剝謂陰能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然當說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為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故其占但戒以

信于上六則有危也

辨正 愚案孚于剥正與二之孚兑相反蓋兑爲毁折而五與上鄰正當毁折之地乃説極將衰之時孚于剥者言其誠已盡而不足以固結乎天下也人心于是乎將散矣故曰有厲舊解惟謂與上相比其義未盡

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戒孚于剥者以五所處之位正當戒也

密比隂柔有相說之道故戒在信之也

上六引兑

正義 劉氏長民曰執德不固見誘則從故稱引兑

折中曰引如孟子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之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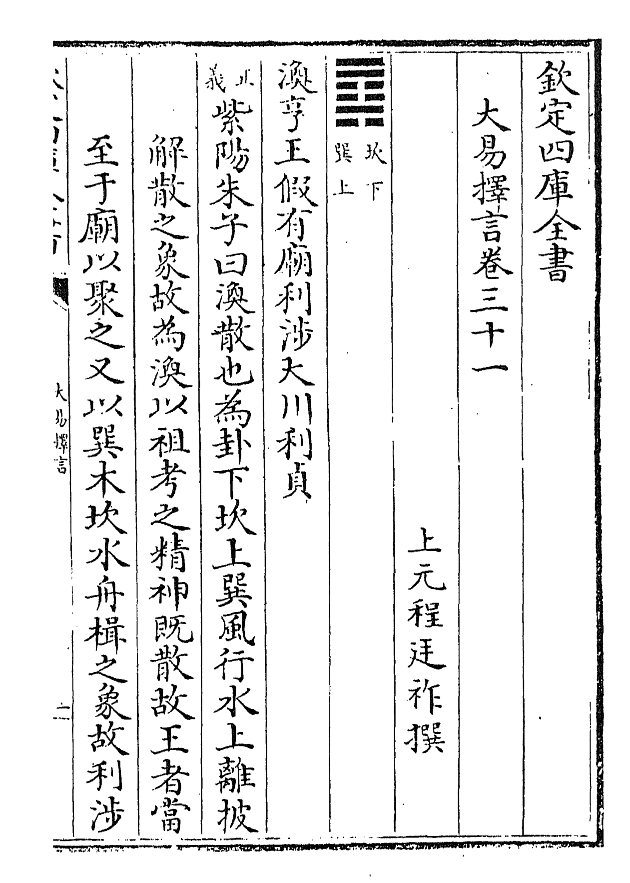
通論 愚案兑之取義為說本以柔之有得于剛也然在本卦則三上兩柔爻俱不得其位故易别取義

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正義 楊氏文源曰君子以道德相引其道為光明引而為

說則心術曖昧行事邪僻甚矣豈得為光乎

大易擇言卷三十



大易擇言卷三十一

上元程廷祚撰

䷺ 坎下 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正義 紫陽朱子曰渙散也為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故為渙以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于廟以聚之又以巽木坎水舟楫之象故利涉

大川其曰利貞則占者之深戒也

辨正

愚案孔仲達云渙者散釋之名其說是也蓋天下禍難連結王者出而平定之則謂之渙故散非天下之自散乃王者散之也渙如東風解凍之意方為得之先儒以散為潰散逃散俱誤○王者布政施仁必于祖考之廟假廟指此而言與萃卦不同觀彖傳解說各別可見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

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正義 山陽王氏曰二以剛來居内而不窮于險四以柔得位乎外而與上同内剛而无險困之難外順而无違逆之乖是以亨也

衡水孔氏曰此就九二剛德居險六四得位從上釋所以能散釋險難而致亨通

伊川程子曰在中謂求得其中攝其心之謂也中者心之象王者拯渙之道在得其中而已 本義謂在廟之中誤

辨正　愚案剛來而不窮言陷而能通內體之坎有然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言柔順乎剛外體之巽有然皆以體象立論非所謂卦變也

通論　雲峰胡氏曰易以巽言利涉大川者三皆以木言益曰木道乃行中孚曰乘木舟虛渙曰乘木有功也十三卦舟楫之利獨取諸渙亦以此也

餘論　折中曰案剛來而不窮者固其本也柔得位乎外而上

同者致其用也固本則保聚有其基致用則聯屬有其具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正義 伊川程子曰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是象救天下之渙散收合人心无如宗廟祭祀之報出于其心故享帝立廟人心之所歸也係人心合離散之道无大于此

藍田呂氏曰風行水上波瀾必作振蕩離散不寧之

時王者求以合其散莫若反其本享帝立廟所以明天下之本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正義 童溪王氏曰居渙散之初則時未至于渙也當此之時順此之勢而急救之則用拯之道得矣故必馬壯而後吉

紫陽朱子曰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為力既易又有壯馬其吉可知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正義白雲郭氏曰初六難之始也方難之始而拯之无不濟矣天下之事辦之于早則順而易舉故傳曰初六之吉順也

九二渙奔其杌悔亡

辨正愚案杌宜作軏車之持衡而所以行者也方渙之時天下散亂而无所統九二剛中為渙之主天下歸之如車之奔而不離乎軏則散者以合亂者以定

而悔亡矣舊說雖俱有理然于奔字无涉宜辨

存疑

伊川程子曰諸爻皆云渙謂渙之時也在渙離之時而處險中其有悔可知若能奔就所安則得悔亡也杌者俯憑以為安者也俯就下也奔急往也二與初雖非正應而當渙離之時兩皆无與以陰陽親比相求則相賴者也故二目初為杌初謂二為馬二急就于初以為安則能亡其悔矣初雖坎體而不在險中也

紫陽朱子曰九而居二宜有悔也然當渙之時來而不窮能亡其悔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葢九奔而二杌也

象曰渙奔其杌得願也

辨正 愚案得願者謂二以剛中之德能得天下之心也

六三渙其躬旡悔

正義 山陽王氏曰散躬志外不固所守與剛合志故得旡咎 案與剛合志以理論之非謂應上九也

愚案隂柔而居險陷之體世之所以不渙者以是物也今三居坎體之終而將出乎陷溺之外是能自渙其身而不復為天下之患矣何悔之有輔嗣之訓得之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辨正 愚案六三之渙已超乎險陷之外故无復咎悔志在外者特揭其心之棄暗就明者言之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辨正

紫陽朱子曰老蘇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

愚案卦之所欲渙者陰也六四則諸陰已盡而渙之功將成故曰渙其羣元吉也又六四于諸陰為最高如邱山然今已渙之則自是而往天下无足慮

者矣故從而幸之曰匪夷所思猶所謂始願不及此者也老蘇渙其羣之解得之有卲則諸說俱未確

存疑

安定胡氏曰天下之渙起于衆心乖離人自為羣六四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而居陰得正下无私應是大臣秉大公之道使天下之黨盡散則天下之心不至于乖散而兼得以萃聚故得盡善元大之吉也

紫陽朱子曰居隂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无應與為能散其朋黨之象占者如是則大善而吉又言能散其小羣以成大羣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矣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辨正 愚案光大者渙之功已成也巽之一隂已盡則无暗昧故曰光坎之二隂已盡則无險阻故曰大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正義彭城劉氏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一出而不反者也

九家易曰宣布號令百姓被澤若汗之出身不還反也

潁川荀氏曰布其德教王居其所故无咎矣

安定胡氏曰汗者膚腠之所出出則宣人之壅滯愈人之疾猶上有教令釋天下之難使天下各得其所也九五居至尊之位為渙散之主居得其正履

得其中能出其號令布其德澤宣天下壅滯發天下堙鬱使天下之人皆信于上咸有所歸所以居位而元悔咎

石澗俞氏曰王居謂王者所居之位

餘論

紫陽朱子曰聖人就人身上說一汗字爲象不爲无意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元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乎中而浹于四體也

存異 紫陽朱子曰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 熊氏陳氏辨見後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辨正 梅邊熊氏曰天下離散之時須人君發號施令正位乎上使人心知所歸向而天下一矣故曰渙王居无咎而象曰正位也此與萃有位之義同本義以渙王居為渙其居積然當渙散之時必有為渙之主者所當從小象正位之說

實齋陳氏曰渙王居不必定指積聚說王者以天下為家瓊宫瑶臺是但以宫室為居不以四海為居者也故渙王居為正位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辨正 秋山王氏曰以諸爻爻法律之渙其血句也渙其所傷而免于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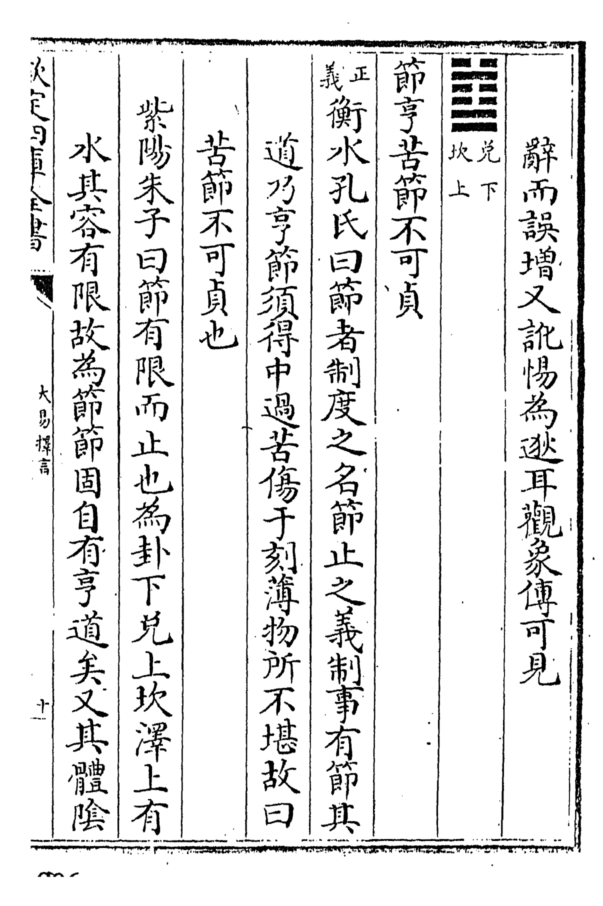
石澗俞氏曰當依文傳作渙其血上居渙終去坎甚遠而无傷害故其象為渙其血其占曰无咎

愬案血者陰之伏而无所不在者也惟預有以渙之而後不至復入于害此所以持渙之終者也故得无咎

存疑
紫陽朱子曰上九以陽居渙極能出乎渙故其象占如此血謂傷害逖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言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辨正
愬案文辭去逖出三字宜作衍文蓋因小畜四爻之



辭而誤增又訛惕為逖耳觀象傳可見

兌下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正義 衡水孔氏曰節者制度之名節止之義制事有節其道乃亨節須得中過苦傷于刻薄物所不堪故曰苦節不可貞也

紫陽朱子曰節有限而止也為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為節節固自有亨道矣又其體陰

陽各半而二五皆陽故其占得亨然至于太甚則苦矣故又戒以不可守以為貞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山陽王氏曰坎陽而兑陰也陽上而陰下剛柔分也剛柔分而不亂剛得中而為制主節之義也節之大者莫若剛柔分男女別也

正義

案剛柔分指上下二體勝後儒之說

衡水孔氏曰天地以氣序為節使寒暑往來各以其序則四時功成也王者以制度為節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時則不傷財不害民也

伊川程子曰節之道自有亨義事有節則能亨也又卦之才剛柔分處剛得中而不過亦所以為節所以能亨也節至于極而苦則不可堅固常守其道已窮極也內兌外坎說以行險也人于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方說而止為節之義當位而

以節主節者也處得中正節而能通也中正則通過則苦矣推言節之道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无節則失序也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无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于傷財害民矣

次崖林氏曰九五陽剛居尊當位以主節于上而所節者得以中正是可以通行于天下

趙氏玉泉曰統觀全體而剛柔適均則剛以濟柔柔

以濟剛一張一弛惟其稱也析觀二體而二五得中則不失之過不失之不及一損一益惟其宜也由是以制度數而隆殺皆中以議德行而進反皆中此節之所以亨也

餘論 石磵俞氏曰凡物過節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謂之苦節而苦則非通行之道故曰其道窮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正義 侯氏行求曰澤上有水以隄防為節

衡水孔氏曰數度謂尊卑禮命之多少德行謂人才堪任之優劣君子象節以制其禮數等差皆使有度議人之德行任用皆使得宜議德行孔氏解與諸儒別

伊川程子曰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為節也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所以為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為德發于外為行當義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

通論

白雲郭氏曰澤无水則為不足澤上有水則為有餘不足則為困有餘則當節理之常也在人之節則制數度所以節于外議德行所以節于内也為國為家至于一身其内外制節皆一也

餘論

紫巖張氏曰數度之制因乎人德行之議自乎己訖曰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蓋己之所不能行與其所不可行而强于人誰其從之一言盡節之道中而已中必自身始也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正義　紫陽朱子曰户庭户外之庭也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秋山王氏曰陽剛在下居得其正當節之初知其時未可行故謹言謹行至于不出户外之庭是知節而能止者故无咎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正義　秋山王氏曰時有通塞通則行塞則止當止即止其

知通塞之君子乎繫辭專以慎密言語說之兌體故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正義 紫陽朱子曰門庭門內之庭也九二當可行之時而失剛不正上无應與知節而不知通故其象占如此

通論 紫陽朱子曰戸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白雲郭氏曰初為不當有事之地而二以剛中居有為之位其道不可同也故初以不出戶庭為知塞而二以不出門庭為不知通知塞故无咎不知通則有失時之凶矣

愚案節之為卦剛節柔柔受節者也剛之節柔惟九五一爻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若初二兩剛尚居說體无節物之能故爻辭如此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辨正

愚案六三陰柔居説體之極流蕩忘反而不知自節者也若无以制之則其害未有既而嗟悔繼其後矣復誰咎乎此言剛之制柔不可不早非六三之自節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六三不中正乘剛而臨險固宜有咎然柔順而和説若能自節而順于義則可以无過不然則凶咎必至可傷嗟也故不節若則嗟若已所自致无所歸咎也此以六三自節為説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辨正　紫陽朱子曰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　本王輔嗣說

六四安節亨

正義　紫陽朱子曰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愚案凡六四之屬坎體者以陷溺旣輕其辭多美而此卦九五爲節之主四受其節于下恬然无復勉

强繆戾之意所謂安處善而樂循理者也其道豈

不足以亨乎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辨正 愚案承上道謂受節于剛乃其所以亨也程傳謂舉

安節之重者言之誤矣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正義 伊川程子曰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爲節之主所謂當

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已則安行天下則說從

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尚也

通論

折中曰案水之止者苦積澤爲鹵是也其流者甘山下出泉是也五爲坎主水之源也在井爲冽取其不泥也在節爲甘取其不苦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辨正

愚案位天則也言五所處適當天則之中无過不及

而非張皇潤色以為甘者也

通論 石潤俞氏曰節貴乎中當節而不節則六三有不節之嗟過于節則上六有苦節之凶惟九五甘節而吉者蓋居位之中當位以節无過不及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正義 藍田呂氏曰上六居節之極其節已甚苦節者也用過乎節物所不堪守是不變物窮必乖故曰貞凶禮奢寧儉未害乎義故曰悔亡

紫陽朱子曰居節之極故爲苦節既處過極故雖得正而不免于凶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

辨正　愚案柔宜以受節于剛立論舊說俱作自節似有未盡上六窮而在上若復裁之太過則彼有所不能受而他變將作故曰苦節貞凶然最高之陰而有以制之亦所以防患于未然者故悔亡也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節既若而貞固守之則凶蓋節之道至于窮極矣

大易擇言卷三十一